

水之歌

SHUI ZHI GE

清清碧水河
啊，那弯弯的山路
局长念诗
马儿哟
大坝的女儿
背负着希望

17.1

中国水利
1983

水之韻



一九八三年十月



B 058251

• 小 说 •

- 清清碧水河.....田 岸 (5)
啊,那弯弯的山路.....杨农恩 (13)
局长之间孙永君 (18)
马儿哟彭祖贻 (23)
月夜.....李 正 (31)
一个学徒工的日记.....马川江 (36)
一个推土机手的爱.....徐继强 (42)

• 报告文学 •

- 大坝的女儿.....李尔纲 (48)
张局长探亲.....李翔凌 (53)
背负着希望.....余炳年 (58)
玉壶冰心叶 丛 (67)
勘探队长可 非 (72)

• 散 文 •

- 大合唱《长江》序.....徐 迟 (77)
鲛的神话及其他韩 瀚 (79)
扬子江上谢立谦 (81)
星光由此产生王家斌 (85)
“驯龙者”之歌赵民众 (88)

责任编辑:王经国 袁存礼 沈瑞花

潘 征 杨成哲

刊头题字:杨冀庭

封底摄影:古大彦

封面设计:潘 征

观潮.....	谢雨 (90)
喜看狂涛化碧波.....	李鹏九 (92)
刀下水声.....	袁存礼 刘正刚 (94)
跋涉万里画黄河.....	邓修身 (96)
油画欣赏.....	杨成哲 (99)

• 诗 歌 •

水利之歌.....	(100)
高 砚·黄 静·罗 晶·白 煤·楚 歌·殷树楷·郭汉生 杨树屯·谷安全·袁戈风·王建平·陈锐弟·毕 海·魏 鹏 傅国儒·方竟成·王 衍·顾绍康·白煤国·方 木·陈培烈 龚一良·马汝伟·刘永阳·叶苏芳	

• 美 术 •

油 画.....	邵晶坤·杨成哲·秦寒光
国 画.....	周韶华
版 画.....	莫 测·王晶猷·张怀江·何振祥·元国梁 胡天枉·吕仲寰·唐小朋·刘相承
水 彩.....	朱军山·张克让·潘 征
书 法.....	徐之谦·康 雍·杨萱庭·萨本介 黄 翔·曹艺林·李家驷·崔振昆
篆 刻.....	康默如·刘佳明·熊伯齐·骆芄芡

• 摄 影 •

.....	黄 翔·韩学章·殷鹤仙·赵平安·古大彦 王德华·汪向洋·李佐高
-------	------------------------------------

编辑：水电部宣传处 水利电力电影图片社《中国水利》编辑部
出版：水利电力出版社 胶印：精美印刷厂 铅印：宝坻县牛家牌印刷厂

定价：0.50元

编者的话

《水之歌》——中国水利杂志文艺专刊同读者见面了。地是我们水利系统许多的文艺工作者、业余作者和社会上一些热心反映水利建设生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共同辛勤耕耘的结果。

为了迎接我部召开的业余文学艺术创作座谈会，今年三月，本刊编辑部和部宣传处，电影图片社共同发起了以反映水利战线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为题材的征文活动。各级水利、水电部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积极组织创作、征集作品。广大作者踊跃投稿。在此，我们深表感激之意。

我们高兴地看到，水利战线有一大批热心于文学、艺术创作的业余作者，他们长年工作在水利第一线，生活在水利第一线，对水利事业有特殊的感情，对水利生活有深刻的感受，有反映我们时代、反映我们水利建设者火热的生活的创作欲望；他们既是水利战线物质文明的建设者，又是精神文明建设一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他们为人民治水洒下了汗水，为讴歌人民的治水业绩付出了心血。我们衷心祝愿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茁壮成长起来。

我们水利战线的创作题材是极为丰富的，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条件。我们能为战斗在举世闻名的长江上而引以自豪；为生活在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上而感到骄傲；为工作在祖国的名川大河——淮、海、珠、松、辽的水利工程上而感到幸福；为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驱旱魃、送甘泉，使大地生辉而乐在其中；为水利战线上涌现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而激动不已；为有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以来的几千年悠久的治水历史而感到光荣。是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去创作，去反映。可以预见，全国水利电力系统文艺创作座谈会议的召开，必将促进水利战线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更加繁荣。

很多读者和作者对本刊的出版寄予了很大希望。编这个专刊时，我们尽量考虑到各种体裁、品种、风格，但由于篇幅所限，加上我们水平很低，缺少经验，时间又仓促，征稿范围还不广泛，因而一定会给这本专刊带来不少缺点，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明年《中国水利》将改为月刊，我们准备开辟《水之歌》文艺之页，专门刊登文艺稿件，欢迎投稿。

最后，让我们祝愿水利战线的文学艺术创作之花开得更加光彩夺目！



清之碧水河

田岸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个薄暮时分。我和陆晓敏刚从水利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碧水河上的一个小小水文站工作。去水文站的汽车在山路上颠簸，薄雾在河川上飘荡。已能听到清晰的狗叫声了，可还是看不到一处人家。当爬上长满杨柳树的小山坡时，蓦地出现了一所小小的院落，汽车就在院门前嘎然而止。

大门的门框顶上挂着一盏昏暗的小马灯。门前站着两个人，一个约摸四十来岁，腮帮上全是胡茬，另一个是二十多岁的高个青年。不，还有一个，那中年汉子的身后躲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她正甩着两条小辫，露出了圆圆的脸庞，弯弯的眉毛下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她的旁边是一只摇着尾巴的大黑狗。

“噢，终于把你们盼到了，快进屋吧！”那中年汉子迈上一步热情地和我们握手，高个青年忙着帮我们把行李搬下来。

这就是水文站么？就这么个小小的院落？我有点不相信地打量了一番，四周看不见一点灯光，不远处轻轻传来河水的哗哗声。不用问，这儿山谷肯定荒凉得很。再看看这低矮的小石墙围着四间小瓦房，窗间飘闪着几星昏暗的光亮。城里，这个时辰早已是五光十色的万家灯火了，而此处却还点着煤油灯。一切条件竟然这样原始，落后。我心头不免有点儿发冷。

“姑娘，我知道你叫白莎。”中年汉子笑眯眯地瞧着我们说。“他叫陆晓敏，对不对？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韩，叫韩纪增，以后喊我老韩就是啦！”

他就是这个水文站的站长。来前，水电局领导已向我们讲过。这时，老韩拉

过来那个高个青年。

“来，你们认识一下，这是金明涛。”金明涛憨厚地笑着，友好地伸出了手。这时，我才看见他头发乱蓬蓬的，就象三个月没理发过。

“阿姨，还有我吗！我叫小玉妹！”小姑娘突然跑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仰着头对我笑。看着她那副可爱的样子，我高兴极了，抱起来亲了又亲她的小脸蛋。她用小手摸摸我的脸说：“阿姨真漂亮！”

我有些发窘，情不自禁地瞟了一眼陆晓敏，只见他闷声不响地提起背包就向院子里走，脸色阴沉。但愿别人没有觉察出来才好。我和陆晓敏是同班同学，他聪明、潇洒，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尖子学生。在学校时我们都有过美好的理想，希望毕业后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可偏偏被分配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山沟沟里，怎能不令人沮丧？！

院子里有几棵迎风婆娑的大柳树，脚下是一条碎石砌的路面。正屋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墙壁粉刷还算白净。老韩和金明涛张罗着给我们倒茶，小玉妹却从兜里掏出几颗李子，说：“这是我在流水溪那边摘的，可甜啦！”

“你们先聊着，我去拾掇晚饭。”说完老韩匆匆地到厨房里去了。

金明涛简略介绍了站里的情况：原先站里有四个人，其中两人是青年学生。在这儿没呆上一年，就找后门又调回城里去了，于是只剩老韩和他两个人撑门面。老韩这十多年受尽了坎坷，他大学毕业不满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由于他家庭出身不好，竟被当作牛鬼蛇神放逐到这儿来。他爱人受刺激过深而精神失常，七年前在一个山洪暴涨的夜晚跳进了碧水河……。从那时起，老韩就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在这山里相依过活。李花开了又落，

落了又开，终于盼到了冰雪消融的时候。“四人帮”粉碎后，组织上落实政策，他的冤案平反了，同时要调他回城里工作。可是他舍不得这条碧水河，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这小小的院落……

我不由得沉思起来，这条碧水河与这小小的院落，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么？

二

山里人的性格也许都是粗犷的吧，老韩过去是个大学生，如今竟同当地农民一个样。早晨，我起床一推开门，就见他光着上身坐在院子里劈柴。皮肤是古铜色的，背上冒着汗油，还有几块伤疤。开门声惊动了，他扭头瞅见了，这才不好意思忙把短袖衫套到身上，擦擦头上的汗，笑了。

“怎么起得这么早？出去转转，看看咱们这杨柳坡吧！兴许，你会爱上这个地方的。”

原来这地名叫杨柳坡，怪不得处处是杨柳。绿的山，绿的树，绿的水，连地名也叫人心醉。我下了小坡，转过一个长满荒草的弯角，又下了一道很陡的石台阶来到河边。山间的雾在向上升腾。为什么大自然要把轻纱抛在天上，幻化成片片白云，让它闲荡？我放眼四望，山岭一个连着一个，草丛林木密密的望不到头，却连一缕炊烟也看不到。山脚下的碧水河款款大方，水面在晨曦中银光闪亮。河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排钢筋混凝土水尺，一条钢缆绳横跨河面。当然，这就是我们水文站的测流断面了，岸边的石级光溜溜的，也许是老韩十多年的脚印磨蚀的吧？我正想往回走，陆晓敏从陡坡上向我跑来，下了台阶还收不住脚。我望着他那狼须样咯咯地笑了。

“你还笑？让我好找！”他刚刚喘过气来，就用热辣辣的目光盯着我，盯得我害羞地低下了头。

“小白，你真的打算在这山沟里过一辈子吗？”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我。

我抬起了头，诧异他这突然的问话。我还说不上有什么打算，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好好地想过，更不用说去回答一辈子的事情了！

“走吧！”他用嘴吮了一下河滩的草地。我俩默默地河滩上走着。我掐下一朵野花在手心里捻来捻去，他一本正经地开始劝导我：“小白，我们是同学，我又比你大，我不能有话对你不说。这个山沟沟，荒得没一户人家。听小金讲，买点煤油和盐还得跑到七八里外的代销点去，更不用说回家去看妈妈了。山外的生活都现代化了，可这儿还脱不了刀耕火种的味道。分配到这儿来，简直是把我们埋没了。我们不是那憨不愣愣的小金和老农民样的韩站长。这儿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安逸的世外桃源，可我们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啊！要是在科研或设计部门，干它十年八年也能搞个工程师的头衔。在这儿干一辈子，把宝贵的青春消磨在荒山沟里，做这些碌碌无为的事，能有啥出息？”

“不能说老韩他们在这儿是为了图安逸！”我不同意他的说法。“难道你不承认这儿艰苦吗？他们在这儿能长期坚持工作就不简单！”

他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靠艰苦奋斗去发展社会的那个年代已过去了；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切要靠科学技术。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应该是科学，而不是艰苦。”

“可别人会怎么说我们呢？”

“任何人对这都无可非议。”他振振有词：“我们回城并不是追求喇叭裤，摇摆舞。我们并不想在舒适的生活里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混此一生，我们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抱负，理想。小白，咱们一块走吧，

回城里去！”

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也许不对我。没有认真想过这样复杂的问题。我只是疑虑地问了一句：“能走得了吗？”

他狡黠地眨着眼一笑：“你呀，在水利专业上可能是个堂堂的中专毕业生，可在社会关系学上还是个学龄前儿童呢！你相信吗，没有‘手榴弹’和‘炸药包’炸不开的后门。”

“手榴弹，炸药包？”

“就是酒、烟、糕点嘛！”

我噗嗤笑了：“你认为我不懂？现在走后门不靠权，就靠钱。可是，就是送礼，你也要认识人呐！你认识谁？局长？书记？还是人事处长？”

他停顿了一会儿，显出沉思的样子说：“这些事我已经托舅舅去办了。他是个小车司机，没有不通的门路。他嘱咐我，除打通门路外，还得搞一份声称有具体困难的证明，这样，领导才好说话。所以，我想马上回去！”

我心情低沉下来：“刚来，又走！那你为啥还要来呢？”

“这……也许……为了你。”他喃喃地说不清话，脸上却飘起一朵红云。

我，也不由得脸红起来，不知所措了。

“小白阿姨，小陆叔叔——，你们在哪儿呢？”杨柳丛中传来了小玉妹的喊声。

“回去吧，现在不说这些了，让小玉妹喊着咱俩，怪不好意思的！”我佯生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爸爸叫你们吃饭！”玉妹今天穿了一条艳红的连衣裙，象飞舞着的蝴蝶似地扑向我们。“阿姨，刚才大汽车开走啦！叔叔，你啥时带我去城里坐大汽车玩？听爸爸说，城里的大汽车可多啦！”

“看，连孩子也想看城里！”陆晓敏对

我意味深长地说。

吃早饭的时候，陆晓敏婉转地向老韩提出了请假的要求，他说刚来时他妈妈病重住院了。其实这明明是撒谎。奇怪的是，老韩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三

我没有料到水文站的生活竟然如此紧张。白天，我跟着老韩他们去实习看水位，划着小船去测流；回到家整理记录、填表，做水文测验，还得跟着小金学无线电台通话工作。没几天，我就累得腰酸腿疼。听老韩讲，要碰上涨水的雨季那才真叫紧张呢？我问有多紧张，小金憨憨一笑说：

“几天不洗脸，几夜不睡觉，一天能吃上一顿饭是经常事！”

听了这话，我咬着手指甲，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刚来的头几天，这儿的生活给我带来了一点欢乐，还不如说那是一种新鲜的刺激。这阵刺激过去以后，剩下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单调。

这天，老韩和小金又下河测流去了，我留在家里做饭。柴烟呛得我眼泪就象泉水一样流个不停，我只好坐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这小小的院落，天地间孤零零地好象只有我一人，心里不觉一阵凄楚……

小玉妹忽然风也似地跑了进来，高兴地喊道：“小白阿姨，小陆叔叔回来了。”

我解下围裙擦擦手，急急忙忙走出厨房，陆晓敏已经走进了院子，大黑狗跟在他后面，摇着尾巴。他二话没说，从提包里取出一袋水果糖和一盒芙蓉糕递给我说：

“小莎，我临走时去你家了。这是你妈捎给你的。她老人家还让我捎话，叫你想办法调回城里去！”

一提起妈妈，我的眼圈就红了。

“看，还有件东西！”陆晓敏把手一扬，一只塑料袋亮在我面前。“给你买的，你不是一直想要件墨绿色的裙子吗？”

我太高兴啦，伸手就接过了袋子，歪着头问道：“多少钱？”

“送你的，不要钱！”

“那我不要！”我将袋子扔给了他。

他着慌了，说：“小莎，钱以后再说，就算你欠着我，这总行了吧！”

我嗯了一声，点点头，对他甜甜的笑了。

“还让你看件好东西，你根本想不到的。”他卖关子，把一个什么东西藏在身背后去让我猜。我才不去猜呢！我装着没兴趣的样子要向厨房走去，他这才把底牌亮了出来，手里抖着一张纸，原来是调他回省城的通知。

“这么快就办好了？可是……韩站长要是说你是走后门，卡住你不让走怎么办？”

他象变魔法似的又变出一张医院诊断证明书来：“陆晓敏同志患风湿性心脏病，不适应野外工作。”

“你这不是欺骗吗？”我不禁惊愕了。

他却毫不在意地说道：“我承认这是欺骗。可这又有什么可耻的呢。有些领导嘴上大道理讲得天花乱坠，可是却把自己的娃一个一个调回城里，安排在舒适的岗位上。他们难道不也是欺骗吗？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呢？”

“小陆，你……”一种无形的东西堵住了我的喉咙，我试图驳斥他的歪道理：“你不要看那些不正之风一时得计，中央三令五申不是正在纠正吗？”

“中央当然是对的，可是底下阻力多大啊！基层中有多少吃肥养馋了的懒猫，别说咬耗子，不偷吃主人的东西就算是好的啰！纠正谈何容易？咱们班上的刘大个子，每学期都补考，可他爸爸一个条子就

混进了市外贸公司，现在抖起来了，弄了一些洋货，小小的走私一次就挣了两千多块。再说田秋芳，不也是靠她爸爸的面子，分配在情报所那漂亮的大楼里当技术员吗？我们是学习成绩比他们差，还是人比他们长得丑？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这荒野的山沟里一辈子守着这个小小的院落？难道我们是二等公民，是后娘养的？”

他激动起来，牢骚越来越多，眼睛红了，嗓子也沙哑了。

“别说了……”我低声阻止他，明知他这样做是错的，却又对他颇为同情。莫非自己内心深处也有此同感？

他总算恢复了平静，轻轻地拉起了我的手：“小莎，我打算明天就走。回去后，就替你活动。咱们的事……你总该……给我句话吧！”

我的心都乱了。忙把手一抽，转过身红着脸说：“我得好好地想一想。瞧，有人来了！”

四

老韩和小金回来了，他俩裤腿挽到了膝盖上，背心上沾满了黄泥点。老韩跨进院门，甩手把一只野鸡扔在厨房前，大声对我说：

“小白，晚饭改善下伙食，给小陆接风！”

金明涛把一盘钢丝绳从肩头卸下来，提着流速仪向办公室走去。陆晓敏捧着一大把水果糖，抓了几颗糖就向金明涛手中塞，然后把糖果放在大柳树下的石小桌上。

“站长，吃点糖吧！小玉妹，快过来啊，叔叔给你剥糖吃！”

老韩洗完了脸，把洗脸水再向脚上一浇，接过小玉妹递来的蒲扇，这才笑呵呵地问道：

“小陆啊，你妈的病怎么样了？”

陆晓敏立刻哭丧着脸，“唉，妈妈的病倒是好了，可我……”他装出犹豫不决的样子，掏出那张诊断证明书给老韩看。

老韩看罢，责备小陆应该早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这时，金明涛从屋里出来搭上了话：

“晓敏，象你这样单薄的身子是不适合于在这儿工作的，得换好一点的环境。”

“是啊，”老韩也说，“下次去开会时，我给领导上反映反映，设法给你调换一下工作。”

我被老韩的真诚、朴实感动了。可他们那知道他根本就沒病……，我再也不敢想下去。

陆晓敏客气地表示了一番感激，这才说：“其实，我的事组织上都知悉。这次我回去已将调动手续办好啦！”

说着，他又迫不及待地掏出了调动通知。老韩吃了一惊，用锐利的目光扫了陆晓敏一眼。小陆不自然起来，尴尬地坐在那儿。大家不言语，心里都透亮了我。我在厨房里看到这一切，心儿也怦怦地跳了起来，似乎我就是这场骗局的同谋。我心里不安，很不是个滋味，感到羞耻。

老韩终于站了起来，显然他已克制住了怒气，仍然操着平静的调子说：“来去自由啦！晚饭这顿野味就算是给你送行。明天，大家送你你！”

小玉妹抱着金明涛的一只腿，抬起头，眨巴着眼睛问：“金叔叔，小陆叔叔怎么刚来就要走哇？”

可是，谁也没有回答她。

五

大汛期间，水文站的工作是不分昼夜的。吃完晚饭，老韩又象往常那样安排起工作：“小陆，你就收拾收拾行李。小白，晚上你得留下值班。记住，十点钟是电台通话时

间,要特别注意上级通知的天气形势预报。我这个腿又疼起来了。说不准又要变天啦!小金,你和我下河测流去。”话一说完,他把一盘钢丝绳向肩上一搁,就和金明涛匆匆走出房门,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我呆呆地坐在小电台前,盯着桌上的马蹄表。嘀嗒、嘀嗒的钟声,就象山隙中沁出的水珠点点滴滴落入了我心中的那泓潭水,颤微微地泛起了波纹。我,心里矛盾极了。既向往回城工作,又觉得这样干毕竟是一个可耻的逃兵。

陆晓敏进来了,他拿着一件被挂破的裤子央求我给他补一下。我叮嘱他在这儿守住电台,十点钟一定按时通话。他满口承诺。我拿起裤子走回了我的房间。当我补好裤子回到办公室,我问他电台通知了什么没有,他摇摇头说一切都是正常的。

这时,院子里的大柳树枝叶摇曳,窗子也刮得劈哩啪啦直响,起大风了。我赶紧关上窗子,只见外面山头上一片黑压压的乌云滚了过来。我转过身,怀疑地看着陆晓敏:

“电台真的没有通知天气形势预报吗?怎么忽然就变天了!”

“上级也不是神,那能什么都知道。这山里的天气就象你们姑娘的脸,说变就变!”他嘟囔着。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金明涛提着仪器跑了进来,豆大的雨点一步也不放松紧跟在他身后。他只沾了点雨星子,扛着钢丝绳的老韩晚了两步,浇得就同落汤鸡一样。进门就连打了几个喷嚏。

“哎呀,着凉了,快换件衣服!”我慌了手脚。

“淋点雨是常事,没啥。”老韩把那盘钢丝绳扔在地上,脚下立时积起一滩水。

“电台上,气象形势是怎么通知的?”

“没,没情况啊!”我搔着头,可是屋

外大雨却铺天盖地倾泻下来。

“什么?没有情况?”老韩突然严肃起来,他拿过值班记录看了看。“这么大的暴雨会通知说没有情况?小白,我们站虽然小,但担负着向下游八十公里的一个大水库提供洪水预报的任务,一出错,就会出大问题!”

“我……我,通话时间我恰好没在这几……”我背依在办公桌上,低下了头。

“啊?你……没值班?”老韩突然发火了,脸和脖子涨得通红。“竟然把工作当成儿戏?”

我一肚子委屈可又说不出,趴在桌子上哭了,小金非但不来劝我,还一个劲地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晓敏终于站出来讲话了:“站长……这不怪小白,是我替她值的班。”

“那你说,这记录真实吗?”老韩严肃地质问,把记录本摊在陆晓敏面前。

小陆脸色苍白,嘴唇儿哆哆嗦嗦,声音变得就象蚊子那样小:“我……我收拾行李,耽误了通话时间……”

“那就说假话、伪造记录;你脸上不发烧吗?”老韩再也控制不住他的愤怒,噼里啪啦一声将那页记录纸撕掉。

金明涛也吃惊地望着小陆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干?”

我浑身一震,脑子嗡嗡直响,这才知道小陆竟然伪造了记录。

老韩叹了一口气:“请你们原谅,我的脾气不好,一生气,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唉!”

一道耀眼的闪电把大地照得一片惨白,紧接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霹雳声炸响在头顶。小玉妹吓得哇地一声哭喊起来。老韩却焦急地在窗前察看天色,回过头说:“又要涨大水了,这次得整夜守在河边测洪水过程。小白留下,我和小金去河

里。”说着又扛起了那盘钢丝绳。我挡住了他。

“站长，还是我去吧！你……你的湿衣服还没换，又去河里……”

“孩子话！在家替我看好小玉妹！”老韩的话斩钉截铁，不容分辩。他和小金一闪身就消失在夜雨中了。

我久久凝视着这大雨滂沱的黑夜，仿佛颗颗雨点都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六

接着小玉妹，我迷迷糊糊和衣过了一夜。早晨七点钟了，天还是那样的阴沉，雷、电、雨交织着没个停。一个响雷后，传来一阵低沉的冲击声，好象巨石滚进河里，显然是什么东西崩塌了。老韩和金明涛还没有回来，我心里充满了不安、焦虑和悬念……

忽然大雨中隐隐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心中立即浮起一种不祥之感：出事了！

我蓦然意识到了这点，忙抽身让小玉妹睡好，拔腿就向外跑。小陆这时正从小金的住房里出来，慌忙拦住我：

“小莎，别出去！这么大的雨，你不要命啦？”

我没理他，径自向河边跑去。不知怎么搞的，小玉妹醒来竟光着脚撒腿追我来了。雨幕中越来越大的哭喊声揪动着我的心。来到河边，河水竟然猛涨高了几丈，那道很陡的石台阶已经淹没了。金明涛湿淋淋地站在雨地里，捶胸顿足地痛嚎着。我狼命地摇着他：

“怎么回事？站长呢？”

他噙着泪水，指着滔滔河水的远方，哆嗦着嘴唇：“他……他让水冲走了。缆绳断了，小船翻了，他……”说着说着就又放声大哭起来。

我脑袋轰地响了一下，只觉得天旋了，地转了，一切都在晃动……。小玉妹尖声哭喊着“爸爸——”，张着双臂向河水中冲去，幸亏小金一把抱住了她。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疯狂地沿着河岸向下游跑去，用尽全身气力大声呼喊：

“站长——”

浑浊的洪水卷着柴沫，打着漩涡向下游涌去，茫茫的水面什么也看不见。我跌倒在河边的泥水滩里，两手紧紧地抠着地皮放声痛哭起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金明涛从后面拉起了我。他面庞挂着泪水，抱着已哭哑的小玉妹对我说：

“小白，快八点了，拍报时间到了，快把这儿三千四百个流量的洪水拍发出去！下游的水库等着要洗水预报。”

我哽咽着点点头，含着泪和小金往回走。看看翻滚的碧水河，抬头望望这茫茫的风天雨地，我突然觉得自己长高了许多，瞬间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回到了这小小的院落，我含着眼泪坐在电台前开启了机器。这会儿，雷和电更凶猛了，耳机里不时震出咯吧咯吧的响声。

“让开，我来拍报！”金明涛大声对我喊着。

我倔犟地仍坚持由我自己来拍发。又打雷了，墙壁上的避雷器火直冒。金明涛一把把我从椅子上推下，我一个趔趄倒在地上。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迅速地调好波长，手指娴熟地按着电键。突然，屋顶当空一个炸雷，电台上啪地闪出了一串火花，他啊地一声被击倒在地上。我忙跑过去扶起他，哭着、叫着、摇着。小陆和小玉妹这时也闯了进来，帮着我把金明涛抬到床上。我抹干了泪水，抚摸着小金被电火灼伤的脸，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他终于醒过来了，朝我们微笑着。突

然，他的笑容消失了，面孔呈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情，抬起身子焦躁地拍着，挖着自己的耳朵：

“我这是怎么了？你们都说些什么呀？……”

一刹间，他明白了，狠命地摇着自己的头：“我的耳朵！我的耳朵！”

啊！他聋了！我心里一阵揪疼，哭着把他按倒在床上。他猛地掀开我，发疯似地喊着冲出了门外……

陆晓敏脸色苍白，喃喃自语地道：“太可怕了，一切都太可怕了……”

我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你，你还算个人吗？难道这一切在你心中掀不起一朵浪花？唤不起一点激情？”说完，我拉开办公室的抽屉，把他给我买的裙子扔在他的脚下，转身去找金明涛。

一出房门，我惊讶了。小金在院子里抱着大柳树哭泣，瓢泼大雨淋湿了他的全身。我慢慢走上前去，两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

七

下午，天晴了。我正在给金明涛换药，陆晓敏推开了房门。他提着背包，低垂着头。我打着手势告诉他小陆要走。金明涛还没弄懂我的意思，于是我就取来笔和纸写道：“他，要走了！”金明涛挣扎着要下床，我挡住了他。他只好对陆晓敏说：

“你，看看我，又送不成你了。以后有机会，欢迎再到山里来！”

陆晓敏抬起头，眼眶里含着泪花，嘴唇抖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接着又垂下了头。

我送陆晓敏走出这小小的院落，又走下这杨柳坡。河边上，小玉妹呆呆地望着河水轻轻地哭泣，低声喊着爸爸。我心里一酸，跑上前去蹲在地上把小玉妹搂在怀中，两串泪珠忍不住直往下掉。小玉妹不哭了，用小手抹着我脸上的泪水：

“小白阿姨，你哭了！”

我擦擦眼泪，摇摇头说：“没，阿姨没哭。走，咱们送叔叔去！”

“送叔叔？”她眨着小眼睛问，眼角边还夹着泪花，“叔叔真的要走啦？”

陆晓敏低着头，面有愧色，一句话没吭。

“等等，我就来！”小玉妹挣脱了我向小山谷里跑去。一会儿，她回来了，用衣襟兜着一小堆水灵灵的李子，送到陆晓敏面前：“叔叔，带上吧，路上吃！”

想不到陆晓敏竟也动了感情，掉下了几滴眼泪。他在小玉妹的脸上吻了一下，将李子装进口袋，然后转身对我说：“白莎，我……敬佩你们，可我……我承认自己是个弱者……我走了！”

他低着头，转过身，沿着河边那条漫长的小路走了，逐渐消逝在山谷的远方……

暴风雨过去了，山谷又恢复了恬静和美丽。碧绿的青山象洗过一般，碧水河清清的，一抹晚霞把山谷河水映得金光灿烂。大自然是美好的。

看看杨柳坡上那座围在小院里的四间小瓦房，听听那只大黑狗的汪汪叫声，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即将真正从这里开始。

啊，清清的碧水河！

（本文作者系陕西渭南地区石堡川水库工程指挥部助理工程师）

插图：潘征



呵，

那弯弯的山路

·杨农恩·

她又送他踏上了那弯弯的山路。山路的一端，连接着翠竹环抱的三间青砖瓦房，那是他们的家。另一端蜿蜒伸进了一片茂密的松树林。穿过松林，跨过一座年代久远的石拱桥，再走上大约三华里，就到了那个只有两道停车线的山区小站。从这儿登车南下，一直走到这条铁路的尽头，便是他为之奋斗了整整十年的葛洲坝工地。

时令已是仲秋。柿林挂金，毛栗绽笑。被秋风点染的枫树，象是一蓬蓬大火，燃烧在郁郁苍苍的万绿丛中。山区的秋天真像一幅五色斑斓的油画，绮丽而又娇艳。山间小路容不得两人并行。他在前，她在后，夫妻俩似乎都怕惊扰了这宁静的秋色，就这样默默地彳亍着。

出门前，为她要来送他，他们有场很激烈的争论。照他的意思，她无论如何是不能来的：前天才从医院出来，本来就单薄的身子，无疑更加孱弱。山路崎岖，爬坡下岭，受得了吗？可是，那乞求中透着几分执拗的目光，终于使他让步了。只是一再叮嘱她，最多只能送到石拱桥上。

她望着丈夫宽厚的背影，为自己坚持的胜利暗自好笑。他怎么竟会不要她来送他呢？他就不想想，打从他参加水利建设队伍，无论是前十年转战在川陕冀黔，还是近十年扎根在葛洲坝，哪一年的探亲假结束，不是她陪他走完这段山路，然后亲亲热热地坐在小站候车室的长椅上，互相重复着叮嘱过无数遍的叮嘱，直到进站的火车拉响汽笛。除去她到工地小住的几次外，这是第十几次为他送行，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按照他们曾经达成的“协议”，他本来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匆匆赶回来的。大约是上个月吧，他来信说，葛洲坝大江基坑，定于明年春季抽水开挖。他们负责施工的大江土石围堰第二道防渗墙，必须在今年年底竣工。他跟她商量，能不能把今年的探亲假推迟到明年元月份？

她爽快地答应了他。其实，眼下她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困难。秋分一过，晚稻要割，

棉花要摘，分给自己的半坡山柴也要趁天气高朗砍下来。那是到明年秋下整整一年的烧柴哟！往年，这些别人家都是男人才干的活，都是自个儿大包大揽了下来。这几年，她明显地感到体力衰退，真想他回来搭个帮手。但是，她毕竟是水电工人的妻子。她懂得，水利建设也跟农村种地一样，讲究个节气时令。错过关键的施工季节，一耽搁就是一年啊！他是党员，是队长，管理着二十台冲击钻机，领导着两百来号人哩！既然他决定这样做，一定是只有这样做才最合适。过去那么多年自己都“扛”过来了，她不相信今年就不行；可是，身体呀，这个不争气的身体呀！稻谷还没开镰，竟一下子病倒了！她真是恨死自己了。

……山路实在太窄了。她费力地探出身子，仔细端详着丈夫的侧影。她发现他比回来时更瘦了。颧骨老高，胡茬老长，腮邦子上那个窝窝，似乎可以放进去个鸡蛋。为了她的病，这个把月真把他拖苦了。结婚这么多年，他这是第一次为她耽误了工作。可就是这一次，她也觉得象是办了件大错事似的，感到对不起他。她坚持拖着虚弱的身子来送他，不正是想临别前再给丈夫一丝温馨的记忆，弥补她今年欠下的情分吗？

回肠似的路在脚下伸延。它穿过一道山坳，在前边那座柳榭似的山岗上划了个半圆，拐弯钻进了那片雾郁的松林。到底是久病初愈，每迈出一小步，她都觉得象踩在棉花堆上一样，软绵绵地没个准。斜阳透过纵横交错的枝叶射进松林，微风拂过，大大小小的光斑在他们身上婆娑跳跃。她忽然感到一阵眩目的头晕，一个踉跄，差点倒了下去。他赶紧扶住她，放下提包，让她靠着一棵松树坐下来。然后，轻轻地为她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她苍老多了。才三十八岁哩，对一些女人来说，这正是为越来越粗的腰肢犯愁的年龄，她却相反，脸盘越拉越长，下巴颏越来越尖。那件藏青色的涤卡春秋衫，前几年嫌小，一直压在箱底，这会却在肩膀上耸拉着。擦完汗，她朝他感激地一笑，嘴角旁顿时泛起一道道括号似的皱纹……这就是她么？当年那个圆脸圆嘴圆肩膀，脚步落地登登响的姑娘那儿去了？

六一年，他参加水电建设队伍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就在这片松林里。月光如洗，柔情似水，小路象一段银绸托起两颗剧烈跳动的心。那年，她十八，他二十一，他们还没有结婚。松林也没有这样繁茂高大，站在里边头还露在树梢上哩！……青年时代的记忆大都淡漠，这个被爱的蜜汁浸泡的夜晚，这条月老红线似的小路，深深地镌刻在脑际，伴着他走了半个中国。

学徒工是没有假期的。三年后，她胳膊上挽个花布小包，只身驱车北上，来到燕山脚下的十三陵水库，跟他成了亲。她把自己的一生，慷慨地交给了他这个四海为家的水电工人。从此便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斗转星移，四季轮回。她记得清清楚楚，打从她跨进这座青砖瓦房的门槛，粉墙上已经更换了十七本日历！

这些年，他们海角天涯，劳燕纷飞。只有他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才使夫妻得以短暂的团圆。唯其短暂，彼此都想在这珍贵的欢聚里，把一年中欠下的爱恋温存，加倍地补偿给对方。为了谁去下田，谁去砍柴，他们常常争执得面红耳赤。但是，他的固执，十有十回要被她火一样热烈，陈酒一样醇厚的情愫所融化。挑水，她夺下扁担；浇菜，她藏起菜桶。她有句口头禅：“蓄点劲回工地去干你的吧！”小巧的栎木饭桌上，几乎顿顿都有使他哑舌的佳

肴：板栗仔鸡，木耳笋衣，还有红通通肥颤颤的腊肉。那是她用黄泥糊好封在屋后崖缝中的。有一天，阖家正围着饭桌吃饭，漾着骨头啃得津津有味的老二忽然把头一偏，说：“爸爸，你要是一个月探回家，那多好呀！”他听了，心疼得猛一抽搐，一块腊肉险些卡在嗓子眼里。为了能给他拾掇出一个丰盛的餐桌，她和孩子们兴许啃了一冬一春的腌菜。回到工地，同志们总是打趣他：“又住了一次疗养院！”每逢这时，一股幸福的暖流便激荡着他的全身！

他生长在群山环峙的山乡。孩提时候，他就从母亲身上感受到一个农村妇女肩头的重负。可是，母亲茹苦含辛，终归有父亲相扶相伴。她呢，她不仅象他的母亲一样，呕心沥血地尽着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连他这个微父亲的义务，也默默地接了过去，放在了自己的肩头。大田作业回来，等着她的就是做不完的家务活，烧火燎灶，洗缝浆补，饲猪喂鸡，莳弄自留地……此外，还有不做妈妈便体会不到的养儿育女之苦。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她背着高烧昏迷的大女儿，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迷了路。她记不清自己到底摔了多少跤，只晓得最后一跤重重地跌倒在公社医院的甬道里。急诊医生大惑不解：这个浑身泥水，满面血痕的女人，背着几乎跟她一般高的孩子，是怎么走完这十五里冰封雪盖的山路？她也在发烧哇！可是，当她和孩子一起躺上病床时，还不忘叮嘱大夫：“千万别给孩子她爸拍电报，他忙呵！”……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反躬自问，二十年来，只要上级一声令下，自己为什么能无牵无挂，打起背包就迈步上路？不正是有她支撑着这个家，为他创造了一个安适可靠的大后方吗？她的丰润化成了他和儿女们的丰润，她的心血化成了他那高产捷报

上的闪光数据，化成了他那优胜红旗上的一经一纬……

世界上的事总是祸福相依。一场大病，偶使她得到了久盼不能的日夜厮守。他俯身床侧，嘘寒问暖，喂汤喂药，只要她精神好，他就伏在枕边，轻声细语地描述着她对他海一样的深情，剖心袒怀地表白他对她铭心刻骨的感激……夫妻情，儿女爱，他觉得他实在欠他们太多太多了。如果医生说声需要，他真愿意倾尽全身热血，去滋润她近乎干涸的身躯……可是，人哪，人的感情真是微妙而又复杂。她觉得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她：所以，每当他亲切柔和的声音在她耳畔回响时，那使她发颤的幸福中，总是掺和着不可名状的委屈。

一天傍晚，他扶她在公社医院门前的草坪上散步。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不无埋怨地说：“你不知道乡亲们盼它盼了多少年哪！”

顺着她的手势，他看到了峡谷上巍然峙立的高压线塔，鸭蛋粗的高压线凌空而过。对而山腰上，人影憧憧，号子连天，一个中型变电站正在紧张施工。很显然，这一路线来自葛洲坝。他的那一端，正紧拧在电站厂房的分线柱上。

他万分惊愕。一个山村妇女，居然把她的三尺灶台，五尺锄杆同家乡的繁荣，祖国的昌盛联在了一起：他象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久久地凝视着她。惊愕中感到欣慰，欣慰之余又有点不解：这种崇高的思想，究竟是怎么注入到她平凡的生活中的呢？——他不禁为自己迟迟未理解她感到歉疚！

一阵带着凉意的秋风贴着谷底吹来。苍翠的松林枝摇叶颤，涛声乍起。他为她加上一件毛衣，偕着走出松林。野花丛生的山路，象一条镶着花边的地毯，一直铺

到石拱桥上。清冽的河水穿过桥拱，正唱着欢歌流向峡口。他该提时就有了的那架木制大水轮，仍然在小河转弯处的土坝上，咿咿呀呀地哼着那支古老的曲子。大约感到自己马上要被飞旋的电机取代吧，歌声中充满了对明天的甜甜的憧憬：

她倚在镂花的青石栏杆上，又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笑丈夫那天瞪目结舌的滑稽模样，也笑那场“旅途奇遇”：她真没有料到，一颗颗火热的心的短暂撞击，竟赋予了她的生活以全新的意义。

葛洲坝开工的第二年春天，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在工地诞生了。满月后，她拒绝了他的护送，一个人抱着孩子上了火车。孩子睡着了，她也在车厢的轻微摇晃中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一阵激烈的嚷嚷声把她从梦中唤醒。睁眼一看，过道对面的座椅上，几个年龄不等，穿著各异的旅客，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葛洲坝。他们依照各自的理解，描绘着未来大坝的长度、高度，船闸的宽窄以及发电量的大小。各执己见，争论不休。那些话有的还不离谱儿，有的简直不沾边儿。她听着听着，竟“噗哧”笑出了声。不料这声窃笑，竟把争论者的目光全引了过来。他们看看她，又看看茶几上烧着“葛洲坝开工纪念”的搪瓷茶缸，一下子围拢来，非要她讲讲葛洲坝不可。

她面红耳热，手脚无措。除了当新娘子的那天晚上，什么时候身边围过这么多陌生人？好在分婚前，丈夫领她看过工地，又参观过工程的电动模型。开始，她还结结巴巴，话不成句，说着说着，居然变得畅快起来。那话语就象一股甘冽的山泉从心头流淌出来，潺潺淙淙，清脆悦耳。她讲工程概貌，讲工程远景，为了让大家理解葛洲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蘸着茶水画了个大江、二江、三江的示意

图。听的人越来越多，连过道都塞满了。随着她富有感情的讲解，人群中不断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这么说，总发电量是二百七十万千瓦呀？”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急切地问她。待她点头后，他立刻以胜利者的口吻对同伴说：“怎么样？我说是二百七十万吧？！好家伙，三个丹江口哩！”

四周又响起一阵啧啧声。小伙子推推眼镜，忽然问她：“同志，你是干啥工种的？”

她脸一红，连忙分辨说：“不，我是公社社员，孩子他爸在工地！”

“嗨，葛洲坝人的妻子啊，那更了不起！”小伙子说着，抱来一大堆水果点心，非要请她吃。“大嫂，写信告诉你爱人，让他们加劲干，我们可等着他们的电哩！”

她额头上沁出津津汗珠，抬头一看，发现竟有那么多人人在注视着自已，目光中充满了羡慕、尊敬和期待。她觉得自己似乎不是坐在车厢里，倒象置身于春天的艳阳之下。人民给了水电建设者，特别是长江第一坝建设者多么崇高的荣誉，多么真挚的信赖呵！她觉得她也分享了丈夫的光荣！听听那小伙子说的：“葛洲坝人的妻子！”她真不知道怎样感谢戴眼镜的小伙子和满车厢的好人们。他们领着她在人生的阶梯上又攀登了一大步，使她领悟到生活更丰富，更崇高的内涵。如果说，在此之前，她只是用一个贤妻良母的标准，尽心尽意地爱着丈夫和儿女的话，那么，从这天起，她就真正置身于丈夫的事业之中了。爱丈夫的事业，不也是一种伟大的爱吗？过去的生活虽然充满艰辛，但是，她觉得，未来的生活即使再艰辛三倍，她也能独立支撑！因为，她有了更开朗的胸襟，更充足的勇气！

在农村，谁能理解丈夫远行的妇女的